

BLACK MONSTER

黑怪

诡故事

Mystery Story

推理悬疑小说志

典藏版推理惊悚
小说全集

大袖遮天等/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BLACK MONSTER

黑怪

诡故事

Mystery Story

推理悬疑小说志

典藏版推理惊悚
小说全集

大袖遮天等 /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怪 / 大袖遮天等著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18.11

(诡故事·推理悬疑小说志)

ISBN 978-7-5484-4245-5

I. ①黑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8011号

书 名: 黑怪

HEI GUAI

作 者: 大袖遮天 等 著

责任编辑: 杨浥新 孙 迪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封面设计: 源画设计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256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2.5 字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4245-5

定 价: 29.8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目录

黑怪	大袖遮天/1
减肥	大袖遮天/22
垃圾小孩	大袖遮天/45
命命俱到	苏禅 /67
神秘黑皮档案之人皮书	小策 /89
死亡录像	王雨辰/111
桃花岛——射雕式杀人惨案 ...	公子 /138
无欢	夜先生 /169

黑 怪

大袖遮天

说不清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也许新房子只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节衣缩食，努力想在这座中等城市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在房价只有两千一平方米的时候，我们的存款总共还不到两万元。那时候她还不是我老婆，但已经和我住到了一起——主要是为了省房租。我们决定不靠父母，凭自己的力量买房。

一年后我们有了三万元存款，正打算再存三万就可以付首付买套房的时候，房价开始疯涨。我们看着干着急，从每一个缝隙里抠钱，开始大量食用乡下亲戚赠送的干菜，以此替代肉和其他下饭的菜，另外再加一种蔬菜。当房价涨到四千一平方米的时候，我们的存款达到了四万。

我们动摇了。

开始把买房的打算向双方父母吐露，她的双亲没工作，就靠以前的

存款度日，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父母身上。他们把全部积蓄拿了出来——五万。

我们计算了一下，这个数目够付一套 60 平方米房子的首付，每个月付完两千多的月供之后，我们还能剩下一千多块的生活费。

一千多块……在这座城市里，一斤最普通的蔬菜要两块多，越来越多的公交车改成了空调车，加上中途倒车，两人一天的车费就是十六块，不需要倒车的地方房价在六千以上，再想想物业、水电、电话、柴米油盐……一千块钱勉强能活，但要排除一切意外和社交活动。

无路可走了，决定放弃买房。而房价还在涨。

房东来收租金的时候，提醒我们下个月的租金要涨了。水涨船高，到哪里都是如此。

房价涨到八千块的时候，父母撑不住了。每次回家探亲都看到我和妻子面色沉重，露出一副窘迫的模样，两位老人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便把他们的房子卖了。房子老旧，地段不好，只卖了 10 多万，凑起来，月供又涨到了三千多。

真后悔呀，还不如当初四千一平方米的时候就买了呢！三千多，那差不多是我们两人全部的工资。

而房价还在涨，房租也跟着涨。

不等了！一咬牙，找亲戚借了一笔钱，把房子买了下来，月供三千二。剩下的钱做了最简单的装修，也等不及油漆味散去就搬了进去——房租太贵，一边租房一边付月供实在承受不起。家具都是从父母家搬去的，他们也跟着搬了进去。老房子卖了，他们只能跟我们住，况且我和妻子的钱都用来支付月供，生活费就靠二老总共两千多的退休金来维持了。

搬进去的那天，我计算了一下，从开始决定买房到真的住进来，花了三年的时间。原本计划就是三年实现目标，但现在目标实现的代价实在太沉重。我和妻子对望一眼：两人的眼睛下方都堆积着黑色。三年的时间里，我们生命中背负了太沉重的东西，早已不复当初的意气风发。因为疲倦，浪漫也就不存在了。为了买房方便，我们匆匆办了结婚证，那天甚至还在上班，中途溜到民政局办的，吃了一支冰淇淋表示庆祝，又各自回公司去赚房钱。至于婚礼，那更是一个遥远的承诺。

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，两室一厅，带一个阳台和小杂物间。我和妻子住大卧室，父母住小卧室，所有的杂物一股脑儿堆在杂物间里，也没顾得上清理。简单地吃了一顿以示庆祝，便开始盘算今后的开支。支付完房子的月供之后，我和妻子手头总共剩下不到两百块钱，一切开支都需要从父母手中支取。老两口抠着手中不多的钱紧巴巴地度日，我和妻子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偶尔买一本杂志也很有罪恶感。

日子如此悄然过去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巨大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，每个人都承受不起。六十多平方米的小空间里充斥着抱怨和争吵，父母把我们当小孩一样训斥，躲回房间，妻子把压抑的情绪全都发泄在我身上。

我全忍着。

有时候我会出去散步，但那总引来其他三个人怀疑的目光，疑心我在某处花了不该花的钱。后来连散步也省了，实在无处可逃时，我便借口整理杂物，躲进小小的杂物间。

这是一间三平米左右的屋子，没有窗户，更像个巨大的壁橱。一打开便发出杂物特有的乱哄哄的味道。地面上被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占据着，基本没有落脚的地方。第一次进来时，我将一堆积木般的鞋盒往

另一个角落里挪了挪,给自己清理出一小块可以站立的空间,但当我下次再打开门时,这里又被新的杂物占据了。总是如此,我的家仿佛是天然的杂物生产车间,意外的是杂物间始终没有达到饱和状态,只要你愿意,可以把一切都塞进去,包括我自己——如果“杂物”表示的是暂时无用扔了又可惜的东西的话,我大概就是属于那一类物品。钻进这里,光脚站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——这是家里唯一允许出现灰尘的一处地板——屁股坐在凹凸不平的杂物堆上,我浑身都松弛了下来。再把门关上,这就是一个彻底封闭的空间了。我通常不开灯,把自己扔在一团漆黑中。奇怪的是,即使没有任何缝隙能够透光,眼睛也还是能很快适应黑暗,能看到四周影影绰绰的物品。在黑暗中,它们看起来和平常不一样。

我对着它们喃喃自语。那一块长条形直立着的,是夏天才用得上的凉席,被厚厚的塑料包着,一碰就发出“簌簌”的响声。我对它说:“难道我没有努力吗?难道我没有压力?今天公司又在提末位淘汰制,我排在倒数第四名,在我后面的是谁你知道吗?哼,一个是老总的情人,还有两个是老总的关系户,所以实际上我是最后一名。”我冲它冷笑一下,吐出一口想象中的香烟,继续说,“什么?为什么不告诉你?我敢吗?每天看着你愁云惨雾还不够,我还敢加深你的忧虑?穷算什么?谁不穷?有钱的人有几个?债务算什么?买房子谁不欠债啊?我们已经穷了,能不能至少活得快乐点儿?你那张脸皱成那样,谁看了能舒服?”我也不清楚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,似乎是我父母和妻子的混合体,有时候是公司的同事、某个难缠的客户、路上遇见的态度恶劣的服务人员……而它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
“你在干什么?”门猛然被人拉开了,妻子狐疑地看着我。

我浑身一颤，朝她挥了挥事先抓在手中的一个台灯：“整理杂物。”

“关着门整理？你有病啊？”她说。自从搬到新房子以来，她的好脾气便一天天消失了，如同绸缎不断遭到磨损，最后变得粗糙不堪，如今剩下的是一个暴脾气的女人，一腔幽怨，满腹牢骚。

“灰太重，我怕把外边的地板弄脏。”台词早就想好了。她接受了我的说法，朝里边看了一眼：“整理了这么久还这么乱！”这个抱怨在意料之中，杂物间的好处就在于乱，乱得让人根本记不清它原来的状态，她看不出杂物间根本没有被整理过。我把台灯随手放在一堆塑料袋上，走出去把门关好。门口放着拖鞋，这也是我事先准备好的，以防被杂物间灰尘弄脏的脚丫再把客厅的地板弄脏。

从此以后，杂物间便成为我合理合法的去处。父母和妻子从来不对我在里面耗费过长的时间产生怀疑，这点反而让我感到奇怪。有一次我从杂物间出来，担心会遭到质问，然而什么也没发生。家里静悄悄的，我蹑手蹑脚转了一圈，发现厕所门紧闭着，父亲在里面不知蹲了多久；母亲在厨房擦着本来就亮闪闪的厨具；妻子在卧室里记账——我记得从我进杂物间的时候她就在记账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形成了默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自的空间：卧室是妻子的，厕所是父亲的，厨房是母亲的，而杂物间是我的。除了必要的时候，一般我们都不入侵其他人的空间。我们相安无事。

然而，有一些怪事却在悄悄发生。都是很小的事，也许说不上怪。

首先是母亲的手艺变差了，无论她怎么努力，做出来的饭菜一律味道古怪，要么发酸，要么发苦，有时甚至带着一股腐臭味。在餐桌上我们已经习惯了沉默，因为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争吵，但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她端上了一大锅发出粪便气味的汤，汤的颜色也是浓稠的粪便

色。父亲叹了口气，舀了一碗闷头喝着，妻子使劲儿在桌子下踢我，我也舀了一碗汤，却怎么也咽不下去，胃里直往上冒酸气。

“妈，这是什么汤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“土豆炖牛肉。”母亲自己盛了一碗，喝得有滋有味。

“土豆炖牛肉……味道不太对啊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说。

这句话引发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大争吵，无穷的词汇在空气中流淌。

40 多分钟后，在一地锅碗瓢盆的碎片中，妻子进了卧室，父亲进了厕所，母亲进了厨房，我进了杂物间。

杂物间的黑暗依旧那么沉重，我呼吸着带着灰尘味的封闭空气，觉得浑身轻快了很多。

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对饭菜质量提出过异议。

厕所发生了几次堵塞，用通条去通，每次都卷上一大团漆黑的、像头发丝一般的東西。但我们家谁也没有那么长的头发，而且我们住顶楼。这让我们心里十分不安。堵塞的间隔越来越短，我观察了一下，发现一个规律：只要父亲在里面的时间过长，厕所必然堵塞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却什么也不敢说。

某种漆黑的东西，我在杂物间也见到过。

起初我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，在一团漆黑中，我发现了更浓的另一团漆黑。我想那应该是在黑暗中待久了，眼睛产生的错觉。正常情况下，在黑暗中感觉有什么怪异的形状时，因为错觉而产生的形状总是随着眼睛的转动而移动，但这次不同，我的眼睛丝毫没动，它便自己忽左忽右地移动。我开始怀疑这并不是错觉，而是实际存在的東西，便打开杂物间的门。光线从门口照进来，那东西便不见了。我正要松了一口气，眼前一晃，似乎有什么正从眼前跑过，却又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疑

惑万分，眼睛几乎瞪出了泪水，仍旧一无所获。但我始终觉得杂物间里有什么东西在满屋乱窜，视线被扰乱了。

这种感觉在家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，尤其是在卧室。很多次，当我躺在床上时，会忽然嗅到一股古怪的气味，有时候像腐烂的尸体，有时候像是谁放了个奇臭无比的屁，有时候又像是臭鸡蛋味……总之都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味道。但仔细去找，却找不出臭源，打开窗户，那气味很快便消散了。我隐约感觉到从屋里到窗外墙壁上的光线有轻微地晃动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溜了出去，但认真看去，却又什么也看不到，倒像是自己看花了眼。

我试探着问过家里其他人，他们都有各种各样古怪的见闻，但和我见到的却不一样。如果全部相信，那么我所居住的世界便是一个妖魔横行的地狱。我只好继续沉默，不相信他们，也不相信自己。

可事实由不得我不相信。

杂物间里的那个东西越来越明显了。它在黑暗中形成明确的一团，比所有的黑暗更黑，一点儿也不用怀疑那是错觉。打开门看，也能看到一团淡淡的灰色影子。我伸手想捉住它，手从它的身体穿过，仿佛抓住了些什么，缩回手来，却什么都没留下，再一看，淡灰色的影子已经跑到了别的地方。它在杂物间乱窜，却从来不跨出房门一步。

杂物间，逐渐变得有些神秘诡异，让我不太敢轻易进去。我打开门，看看那淡灰色的影子，又把门关上了。

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忽然感觉十分冷清，起身去卧室想找妻子聊天，她面朝窗口坐着，目光呆滞，对我不理不睬。我摇晃她的肩膀，她用力将我的手甩开。

一股烂菜叶的味道从房间各个角落里弥漫出来。

我踉跄退出。

厕所的门紧闭，厨房里母亲对着大锅在使劲儿搅拌，那是什么味道？

暮色渐深，黑暗笼罩下来，灯光仿佛也变得暗淡了。我有好多话想要说，可对谁说呢？拿起手机，翻了一遍联系人，发现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吐心事的人！大川，是我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儿，上次我试探着跟他说我的烦恼，一开口，他比我还烦；小梅，红颜知己，喊她出来喝咖啡，她不放糖，说她的心情比咖啡还苦；顺子，也是一个玩得好的，完全不听我在说什么，一个劲儿地叙述他的发家史……没有人听我说，没有人！除了……

我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缓缓站起身，拉开杂物间的门。淡灰色的影子不见了，也许藏在某一堆杂物后面。我飞快地闪身进去，将门关上。黑暗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，我全身都放松了。这才是我的世界！我开始喃喃倾诉，视线透过黑暗看到了它，它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了，端坐在我对面，脖子一伸一缩，仿佛在吞吃什么，依稀听见牙齿发出的碰撞声。它黑色的身体慢慢鼓起来，形成明显的轮廓。我朝着它苦笑。会发生什么呢？完全无法预料，而我已经离不开杂物间。

杂物间，这是个有魔力的地方。我感觉到这小房间里有某种吸引力，正源源不断从我身上吸取着什么，仿佛吸血鬼吸食它捕食对象的鲜血，这种过程是舒适而轻松的。我越来越沉溺于其中，在杂物间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从里面走出来的我仿佛洗了个澡，尽管满身灰尘，整个人却容光焕发。杂物间里的经历让我能够忍受一切不能忍受的，我带着宽容的微笑观看一切，如同得道高僧。

我家的日子，就在杂物间、厨房、厕所和卧室的共同帮助下，和谐稳

定地朝前迈进。冲突越来越少，沟通也越来越少。在沉默中，一天、一个月、一年，就这么悄悄流逝了。

地域划分更加明显。

我给杂物间上了锁，妻子给卧室上了锁，母亲给厨房上了锁，父亲没法给厕所上锁，但每个人上厕所的时候他都在外边转悠着催促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空间。

在上了锁的杂物间里，藏着它，我叫它黑怪。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它的形状：漆黑的身体，拳头大的脑袋，两只尖尖的耳朵，没有眼白的眼睛，尖尖的嘴，满嘴锯齿状黑色的锋利牙齿，身体像个刚出生的婴儿，指甲有一寸来长。它始终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发出低声尖叫，看表情似乎恨不得随时扑上来咬我一口。我把门关上，喃喃自语。它跳到我膝盖上坐下，毫无重量，仰着嘴，牙齿“咔嚓咔嚓”使劲儿咀嚼，肚子慢慢鼓起来，变得浑圆。

它一天天长大了。我见过它最乖的时候，就是肚皮撑饱了躺在一堆鞋盒上一动也不能动的样子。我曾经尝试着去摸它，它“咔嚓”一咬牙齿，漆黑的眼睛变成锯齿形状朝我望过来，我吓得慌忙缩回了手。

父母的退休工资各涨了一百块，电话告诉我的时候，父亲兴高采烈。一百块真是不够塞牙缝的，可它对我们这个家来说就是这么重要，由此可以推断：我们这个家还不够别人塞牙缝。

预计将看到两张晴朗的面容，妻子想必也会因为这个消息而高兴，我的心情难得地轻快起来，回家的路上吹起了口哨。小区门口停着几辆警车，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，许多人围在门口看热闹。出什么事了？我想挤进去，被“制服兄”拦住了，我出示了住户证——这东西自从搬进来那天花 10 块钱工本费办理之后，完全形同虚设，没有使用过一次，

各色人等出入我们小区如入无人之地，今天是它头一回派上用场。果然是不同凡响，一亮出来，警察就让我进去了，羡慕门口一大堆想看热闹而不得的人。

小区里的人三三两两聚集成群，在宽阔的路面上来回走动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住在楼下的邻居。

他悄声说：“彭工死了。”我吃了一惊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搞不清楚，挺诡异的。”

彭工住在我家楼下，已经退休在家，平时喜欢健健身，与人无怨，怎么突然死了？我满心疑惑，走到楼下一看，长长的警戒线已经拉好了，进出楼房的人都得出示住户证。警戒线内，就在正对楼门的花坛里，彭工穿着那套我们看惯了的白色太极练功服，俯卧在花坛里，从他油亮的秃顶上那块红色的胎记，可以辨认出他就是彭工。一看到尸体，我的心就狂跳起来。

太眼熟了！

缠绕在尸体上的那东西，太眼熟了！

那种漆黑的、头发丝一般扭曲成一团的东西，如今密密麻麻缠裹着彭工全身。

那正是我每天从堵塞的马桶里掏出来的东西。

它们纠结成一团，死死地缠着彭工。法医把它们剪开，它们在半空中又扭结起来，继续缠着、缠着……

我的心也仿佛被它们缠住了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问一个警察。警察怪异地瞥了我一眼，没有答话。

彭工究竟是怎么死的，我仍旧不知道。那东西让我想起了黑怪，父亲怎么样了？我再也顾不得理会彭工，三步并作两步上楼。

一开门就闻到熟悉的古怪烹调味，厕所的门仍旧关着，妻子难得没在卧室里。她拉着我走到阳台上，小声说：“爸爸进厕所两小时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心乱如麻。

“彭工……你知道吧？”她又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彭工下午和爸爸碰上了，邻居们看到他们在吵架。”妻子说。

“什么？”我头皮一炸。

“彭工也加工资了，他是公务员，一加就是 500。爸爸本来很高兴，跟他一比就生气了，两人呛呛了两句就吵了起来，后来被邻居劝开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我不敢再想，也不敢再说。

“你放心，爸爸一回来就进了厕所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彭工就是在这段时间死的，谁也不会怀疑他。”妻子安慰我说。我感激地看了看她——有多久没有听到她的安慰了？

厕所里传来父亲用撅子通马桶的声音，我和妻子对视一眼，妻子满面惊恐，母亲也从厨房里出来了，一双眼睛瞪着我们，欲言又止。

我们都明白，只是不说。

匆匆吃过饭，我又躲进了杂物间。

黑怪已经有一只土狗那么大了，但奇怪的是它并不占据空间，在狭小的杂物间里依然行动自如。我朝着它喃喃说了一阵，它很快便吃饱了，挺着肚皮打滚。

锋利的牙齿，漆黑的眼睛，尖尖的耳朵……

我凝视着它，打了个寒噤。

几天后，单位组织旅游。以往为了省钱，也为了拿那点儿旅游津贴，单位的旅游和其他活动我都不参加。但这次我没有再拒绝。

我想离那个家远一点儿。

我口袋里揣着借来的几百元钱，和大家一同上路。我们在车里天南海北地聊，个个都在指点江山针砭时弊，我口出狂言的同时不断抚摸自己牛仔裤的口袋——那几百元钱就放在那里。

很久没这么痛快了。

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天还没黑，当地的民俗风情表演刚刚开始，我们找了块开阔平坦的岩石，包了一队民俗表演团和我们一起闹。

一直闹到晚上一点，我们筋疲力尽，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。

半夜忽然醒来，我感到异常烦闷。坐起来抽了几支烟，走到阳台上猛吹风，烦闷的情绪却愈演愈烈。和我睡同一个房间的同事鼾声大作，令人羡慕。

我渐渐感觉胸口堵得发慌，似乎要喘不过气来，像有千斤重的东西死死挤压着胸口。

憋闷，憋闷，还是憋闷！

我大脑昏沉，浑身虚汗，踉跄着冲到厕所里，冲着马桶一阵干呕。有什么东西涌上喉咙，却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，只是噎在那里，不让空气进去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同事不知什么时候醒了，站在厕所门口惊讶地看着我。

我浑身发抖，说不出一个字，顺着马桶慢慢坐在地上。

“哎，你怎么了？”同事慌了，连忙上来搀扶我。

“去医院吗？”他准备打120。我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摆了摆手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把我搀到床上，我仰面躺着，空气一丝丝缓慢地爬进肺里，维持着一口气。真难受，身体像一块冰。

“还是去医院吧？”同事很不放心。我竭力挤出一句：“没事，你睡吧。”他守了我一会儿，我努力表现出一切都好的样子，终于骗过了他。

等他躺下把灯关上，我才张大嘴像鱼一样呼吸起来。

空气仍旧那么吝啬。

黑暗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，无法形容。

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才忽然消失，始终攥住我咽喉的手放松了，我死了一般地昏睡过去。

早晨，同事用力把我摇醒，我满腹怨气地睁开眼睛，他问我感觉如何，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很好！”

一整天我都怒气冲冲，也不知怒气从何而来。大家起初都体谅我身体不适，到后来便有了小争执，再后来，我和几个同事打了一架。其中一个叫张放的，蔑视地看着我：“你算个屁！靠父母的工资吃饭，没你父母你吃屎去！”我脑子顿时炸了，冲上去和他打成一团。旁边的人来拉架，我连他们一块儿打，最后他们扔下我，全走了。

我一个人待着，山风吹来，忽然冷静了许多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

我一向是个好脾气的人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抽着烟让自己镇定了一下，想想都是自己的不对，正打算追上大部队向那位同事道歉，他们已经回来了。我讪笑着迎上去，还没开口，便发现他们脸色不对。

个个都脸色阴沉。

“怎么都这表情？”我问道。

“张放死了。”和我同房的那位同事说。

“死了？”我惊讶万分，“怎么回事？”